



丑陶

李广智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丑 陶

李广智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 (陕)新登字001号

丑 陶

李广智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2插页 128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4-01838-4/I·421

定价：2.90元

作家名流宁有种乎

——与朱建新一席谈

(代 序)

朱建新（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汉文编辑室主任）：眼下，有不少青年朋友在文学创作的田园里耕耘，但苦于收获甚少。听说你近年来见诸报刊的作品逾百万言，仅结集成册的就有好几本，可有此事？

李广智：不错。结集的册子有《血肉长城》、《一碗酒》、《安危所系》、《银龟》等四本，还有，这回陕西人民出版社抬举我，要再出一本，这叫我心跳如捣。我是陕西人，陕西人就是这样。

朱：有位朋友说，广智憨得可爱，真看不出还会写文章。

李：文坛也是社会，各色人等都有。我以一个陕西楞娃的形象，冒冒失失地闯进去，东瞅西望，开眼阅世，自我感觉不错，故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朱：你是陕西何方人氏？

李：关中是生我养我的故土。35年前，我在它的一方高风旱原上落生，最先迎接我的就是那庄稼人称之为土暖气的泥炕。能爬会闹了，就从那高高的门坎缝儿里钻出去，土里滚，泥里爬，闹累了，就在松软的犁沟里呼呼大睡，比现在睡席梦思香甜多了。稍大一点，即觉出了黄土的沉重，那板结的土地，那如山的粪堆，那深不见底的枯井……于是，我开始憎恨起它来，终于，在一个寒风如刀的冬日，我挣脱了泪水洗面的母亲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它西去。

二十年岁月哗哗流水一般远去了，无论是在京城闹市，还是在江南水乡，无论我如何地乔装打扮，还是费尽心机地变腔走调，人们都无一例外地认出了我的庐山真面目——关中人。于是我开始明白，这就是命！眼珠为什么发黑而不放蓝？头发为什么黑硬而不金黄？上身为什么稍长于下身而不是下肢细长若鸵鸟之胫？这都是命。

于是我像儿时学算盘猛乍乍醒悟到上边一个顶五个下边一个顶一个一样亮清了，凡人，都是有根的，那是生长了几千年的根，贯注于他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厚厚的泥土之中。我认命，我是关中人。关中是我的根。

有道是：“江南才子山东将，关中帝王站两行。”但这是老话。今人言：“江南才子山东将，关中楞娃站两行。”无须讳言，我便是两行楞娃中的一员。楞娃者，傻大胆之谓也。于是，明知提笔为文绝作明智之举，却也忍不住想放开傻胆试火一下。作家名流宁有种乎。当然，如

此行文必为权威者笑。笑就笑吧，楞娃之所以为楞娃，大约也就表现在这儿了。

朱：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你肚子里的墨水深浅几何？

李：若以我个人的文化水平而论，最多能当个农村生产队会计。我小的时候很顽，屡屡使坏于乡里，被视为村上一害。小学毕业，时逢“文革”开始。辍学回到家里，劳动没有锹把高，上学读书没有门，苦闷之极，无以宣泄，遂起作恶之念。于一大雨如注之日，与我的堂弟合作，潜入学堂，在尘埃中，“窃得”图书几十册，回屋细细“啃”了起来……“复课闹革命”，回学校后，不料学业大大长进，得过两张“三好”奖状。念完初中，便跟书包作了“拜拜”。如今，以我“窃”来的那么一点可怜的学问而能提笔写作，实为荣幸。好在文坛是社会，不是学府，不以大考、文凭取人，方有我等凡夫俗子的一席之地。

朱：此话有理，读者最公平，只认作品，不问文凭。听说你干过不少行当，教师、记者、编辑、政工干部等，可到了而立之年，又立志要搞文学，图的是啥？

李：三十而立搞文学，不是想跟“人上三十不学艺”的老话较劲儿，而是意在寻找自己的位置。人海茫茫，关山苍苍，个人是渺小的，但也是伟大的，最主要的是得休。猴居王位，虎落平川，琴师耕田，农夫为官，都是滑稽可笑的事。古诗曰：“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料贵

适用，慎勿多苛求。”道理十分明白，人才的发现，首先是自我发现。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天降大任的伟大，也有屡遭挫折的普通人。我属于后者。如今政治清明，民族发奋，正是个人成才的好时代。用心做官，以仕途之路作功于国家，不是我之所长，而以读书习文有益于社会，却是我能够做到的。

朱：以文济世有何不可。请问能够代表你创作风格的作品是哪一部？

李：弄文学之后，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狗剩》。狗剩这个冤家一问世，有人说太土，有人说土得还不够份儿。诗人周涛对我说，不怕你在文学行当里显得土，就怕你在“狗剩”他们中间显得洋。我将永远感激他的点化。我在关中土地上出生，滚着泥巴长大，对我来说，致力于土得掉渣的文字，大约是最得体的了。

朱：广智，看来你很有自知之明，这是有所作为的前提。不过，你也不必过谦，近期来，你的作品一一问世，收获是令人羡慕的。

李：乞丐从来不敢跟龙王比宝，实在谈不上收获。尺泽之池，浅草几根，既无波浪之浩淼，又无曲径之通幽，只能给憨直如我的旅人解一时之渴，供一席之荫。总之，它都是浅的、近的、短的。都属于干枣核桃，既无名气，又不名贵，但我个人是看重它们的，因为我是付出了劳动的。

朱：你是否想把你的这种“山药蛋”味一直保持下去？

李：谈不上也说不清是什么味儿。我只信奉感情的真实。是20年前的事了。那一年，我11岁，我的一位几乎没有见过面的、按娘的指示精神我该叫外婆家的亲戚去世了。我和哥哥去吊孝。吊孝，最基本最主要也最见功夫的，就是哭。然而我却哭不出来。非但哭不出来，反而像被人挠了胳肢窝似的忍俊不住。一进灵堂，当那一片雪白的孝子贤孙们一哇声哭将起来时，我的压抑不住的笑猛然间喷发出来，“咯咯咯咯……”直笑得滚了蛋蛋。没等得别人劝我止哭节哀，我又一蹦子逃入后院，站在那古槐树下，嘻嘻哈哈地笑了个痛快。外家婆的去世，按规矩按人情按世故按娘的指示精神，我是该哭的，而且最好哭它个死去活来，可是，按我11岁的经历，按我内心深处的感情，我却是不该哭的。哭了，就是做假。现在，我的女儿都快跟我一样高了，我说我写我哭我笑，恐怕更应该尊重自己的感情吧！我不懂小说章法，却独要真情。一获真情，就一任感情摇曳，用自己的目光去看世界上的人，把真实的感情往他们身上泼，真语蘸我心上血，抚慰边关众将士……

朱：你是什么时节出塞当兵的？

李：我离开家的时节，我家的邻居生了个女孩，呱呱哭叫，特别烦人。可是，我去岁回家时，她已风摆杨柳般长成了一个大姑娘。我这才恍然醒悟，我作为塞外游子，已经离家太久太久了。在占全国总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在那戈壁大漠的深处，在那漫漫数千里的风雪边防线上，有着多少戎装在身的秦男秦女！“无班不老陕。”这是新

疆部队里流行的一句话。新疆老陕多，尤其是扛枪守卡的老陕多，这是陕西人的骄傲。这些远离故土的老陕、小陕，对养育他们的故乡恋得沉，对维系他们思想感情的三秦父老爱得深！在那有着千年冰万年雪的喀喇昆仑山上，笔者认识一位从军20多年的老陕，脸庞紫黑，皱纹密布，看上去少说也有50多岁。他长年与风雪作伴，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出奇的贫乏、单调。不仅常年吃不上蔬菜，而且常常连祖国的广播也收不到。可他有一抽屜的秦腔录音带，他能站在寒风飕飕的雪山峡谷里大段大段地唱秦腔乱弹。每每夜晚来临，关山苍苍，风雪茫茫，他便与他的老陕部下拥挤在房子里，听三娘教子，听窦娥喊冤，听杨继业泪别金沙滩……

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一个炮兵连的周末晚上，笔者还看到过占连队近半数的关中兵一起登台演唱的情景：一色的白羊肚毛巾，一律的布扎腰带，迈着有力的十字步，做着大幅度的敲打腰鼓的动作，且舞且唱；在天山脚下的军营里，我听到过几位来自宝鸡县的战士唱整本整本的秦腔乱弹；在伊犁河畔，我见过扶风县的战士耍社火；在宝鸡兵当炊事员的连队，我吃过滑溜溜的搅团鱼鱼；在老陕成堆的家属院里，我看到过家乡的窗花……

“梦中每迷还乡路，夜半惊醒泪沾巾”。我深切的感受到，从军在外的关中儿女，日夜梦魂以绕的便是故乡的山山水水啊！来自关中的男儿女儿，没有愧对故乡那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美丽富饶的土地。他们于艰难困苦之中奋起，英英武武地拼搏，没有给故乡丢脸！有感于此，这一次结集

的作品，几乎全是在塞外当兵守边的老陕小陕唱主角。这是我向三秦父老的一次汇报，希望能得到三秦父老的容纳。

朱：在你的作品里，自传的成分是不是大一些？

李：有自传的成分，但不多。我现在想要努力做到的，就是要在作品里有我自己。我非常欣赏一位作家的话，他说：“正如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一样，作家也应该不屑于在作品里隐瞒自己。”我愿意把我的灵魂赤裸裸地献给读者。我将记住尼采的一段话：在你立足处深挖下去，就会有泉水涌出！别管蒙昧者的叫嚷：“下面就是——地狱！”

朱：你这么讲是否有点偏激？作品里只要有了“自我”就够了吗？

李：我是个“土著”，肚子里的墨水不多，尤其需要向古人、前人、今人学习。拒绝向别人学习，无异于退到北京周口店的山洞里去，我就是再憨再傻，也不会那么做的。我的意思是，吸取别人的营养是极重要的，但不要在自己的脸上长别人的耳朵和鼻子，以至把自己弄没了。听到一个故事，说是有位书生赶考，途中借宿寺庙，怕偷，枕盘缠和衣而睡。偷儿至，以砖换其盘缠，又换和尚衣帽于他。书生醒来，非但找不到盘缠，照照镜子，也找不到自己了。书生如此这般找自己，终究没有找到，直到老死在庙中。以书生为鉴，“考”，我是要赶的，“庙”，我也要宿的，只是不要弄到找不到自己的地步。

朱：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希望你不要失去自己，我期

待着能读到你更加富有个性的作品。

李：谢谢。

一九九一年正月

目 录

作家名流宁有种乎

——与朱建新一席谈（代序）

熊 缘	（ 1 ）
班长陛下	（ 15 ）
虎 石	（ 29 ）
连 生	（ 39 ）
丑 陶	（ 49 ）
六角房子	（ 61 ）
信 物	（ 78 ）
报 到	（ 91 ）
愤懑的石头	（ 100 ）
水漫地	（ 120 ）
丑 脸	（ 130 ）
黄土的痴情	（ 141 ）
丑 罐	（ 187 ）

熊 缘

浑身灰尘的长途公共汽车把我甩在北塔山脚下的一个小镇上，扭头开走了。

边地的长风，吹打着仅有的几间土木结构的矮房子，沙土飞扬。突然，一个粗壮的声音传过来：

“首长好！”

我回头看时，眼前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一个兵，一个胡子拉茬的志愿兵。矮墩墩的个头，憨憨地冲我笑着，胖胖的脸蛋把眼睛挤成了两尾小蝌蚪。

“你是……”我伸出手去问。

他慌忙一个大摆动的敬礼：“报告首长，北塔山三个泉边防站志愿兵赵鸣哇奉命接首长上山。”

我虽然手伸空了，但忍不住乐了：

“赵鸣哇？得是又哭又叫的意思？”

鸣哇一脸的惊愕：“啥？首长不知道鸣哇？连长交代得清清楚楚，你岐山我宝鸡，是陕西乡党嘛！鸣哇就是喷呐呀，首长不记得了？”

我自我解嘲地拍拍脑袋：“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这么说你会吹喷呐？”

“那当然么。咱自小儿就跟我爷学鸣哇，也因为我老是呜哩哇喇地爱说话，我爷就给我取名叫鸣哇。那时节文化革命哩，我爷说外边世道瞎，社会乱，坏事多得没边边，叫我在家里学唢呐，省得出门惹是非。这么着吧，咱给首长吹一曲？”

看着我高兴地点了头，他立即变戏法似地摸出一支小唢呐，响响地啞了几下，头一仰，那浓浓的音响，就打着旋儿绕着弯儿吹着泡儿往出挤。果然十分动听。但我不能看他。因为一吹唢呐，他那胖胖的脸蛋就愈加地鼓起来，像塞进了两颗大核桃，吹到得意处，那脑袋就摇得像长了一头虱子……

一曲终了，他一收唢呐，问：“咋样？”我说不错，上台演出没问题，他却谦虚起来：“哪里哪里，枣核解板不成大料，私下乐乐行，登台演出还不把观众吓跑了……”

深一句浅一句地扯了一阵，我们熟得像老相识。他把我的皮包抓起来往背上一甩，说走。我说没车没马咋走。他说首长放一千零一个心，没车没马，但有专驴，你没听歌子里唱的，我骑上毛驴乐悠悠嘛！说着就拉我上了山坡坡。上了山坡坡才看见山洼洼里乱撒开百十头驴子。我说这多的驴子，咋找。鸣哇说，这有啥难的，不就是眼镜和胡子吗！我仔细往驴群里瞅，果然有眼镜和胡子，只是那眼镜和胡子都是用墨汁画上去的，眼镜是扁的，且一大一小，胡子也就两根，八字形，粗极，锅刷子一般。

鸣哇把驴牵出来，说：“眼镜白鼻亮嘴，好驴，配属给你了。”说着顺手拽过几根芨芨草，结成一朵拳头大

的花，插在眼镜的头上，又拍了一下脑门，“你是专座，放稳当一点，背上坐着大首长。”

听话，眼镜竟“刚吱刚吱”地叫了两声。

我腿肚子发软上不了驴，硬是叫鸣哇给扶了上去。这种专座，当然比不得越野吉普“巡洋舰”，但却多了一份安全和悠闲，尤其是驴子行进间的富有节奏的颠簸，别有一番滋味。从小镇到边防站，要走一条羊肠子一般曲里拐弯的山谷，谷里长满了稀稀落落的芨芨草。谷空无人，正好闲聊。

我说鸣哇，我们机关一个同志到你们站上去过，说是你们的一个战士特逗，自己承认吮过他嫂子的奶，可有此事？鸣哇眼眯成了一道缝，胖胖的手背往脖子上一蹭，说，你说的那个战士不是别人是我哩开。首长别笑，这有啥可隐瞒的嘛。我那时才6岁，肚子饿得猫抓似的。大哥夜归，大嫂开门，便听大哥惊叫，说是两个热馒头。听这话，我一蹦子跳下炕，直奔门口要吃馒头。可是没有。我气极，大声抗议说我听得清清楚楚，两个。大嫂被闹得没有办法，只好背过身子，把我的脑袋揽进她的怀里，说那就啗几口压压饥赶快睡觉……

我捂住肚子问奶子啥味道，鸣哇认真回忆半天，说记不得了。我就又逗他，说奶子的味道都一样。谁知这玩笑没开好，刚才还嘿嘿憨笑的鸣哇一下红了脸，支支吾吾说：“首长说的是啥话嘛！咱连个媳妇影子都没见过，咋么就敢弄那号子事！”

我大惊，问：“你多大？”

“满打满算，31岁。别人家的娃都在地上跑得腾腾的，我呢，庙门前的旗杆，光棍儿一根。”

“咋么不赶紧找？”

鸣哇一脸的委屈：“咋么能不找呢，我又不是出家的和尚。我娘为我这事急得抹眼泪，拐棍一拉翻山越岭求神拜佛呢。我信不过神，但也想天涯寻芳草，就在报纸上登了个征婚启事。啥内容？还押韵着哩。给你念念？行嘛！你听着，‘我高一米五九男，二十九岁脸蛋子圆；家住陕西宝鸡县，三代贫农铁穷汉；入伍新疆守边关，一柄喷呐解忧烦；四个兜兜不是官，复员还要去种田；欲觅一女为爱妻，高低胖瘦不嫌弹’……”

我差一点从驴背上滑下来：“你真的这么写了？”

“碾盘对碌碡，这种一辈子的大事，哪儿敢给人家玩假的。”

“可这样写还能不吹吗？”

“谁说不是呢。”鸣哇有点泄气地说，“启事发表之后，我盼星星盼月亮地等呢，应征信没等到，却等到一家幽默杂志社的约稿信，说是从启事上看我还是有点幽默天才的，可不可以给他们写点稿，幽上几默。其实我哪儿有什么幽默，我说的都是实情嘛！”

确是这样。仅就恋爱而言，鸣哇的幽默是带泪的幽默。我已经笑不出来了，于是转了话题问：“你娘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有情况。情况大大的有。”鸣哇又恢复了先前的天真，“几乎是同时，有两个女子娃愿意跟我见面谈谈，瞧

瞧我的这副尊容。我不知是咋求搞的，心跳加快血压也升高，兴冲冲乐颠颠赶回去赴约呢，没料想却热脸贴了冷石头……”

“出了什么事？”

“也不能叫出事，就是扯起来蔓蔓长，怕首长听着不耐烦。”

“什么手长脚长的，你尽管说吧，我愿意听得很。”

“咋么说呢，头一个女子倒没嫌弹咱啥，还主动提出来要跟我逛宝鸡。人家女子有情有义，我岂能负了人家！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咱鸣哇就不敢引女子逛宝鸡？去了，天热，人挤，嗓子干得冒青烟，街上街下窜了几趟子，人困马乏，正想找个地方歇歇，人家女子却要求咱放精神点，跟她去看老同学，我明白这大约跟部队上的阅兵差不多，当下胸脯一挺，一步一脚地走得扎实。见了老同学，谁知这女子就犯迷糊，给人家介绍说我是在出哈蜜瓜葡萄干的新疆干事，是穿四个兜兜的干部。我赶忙纠正，说错咧错咧，我穿的是四个兜兜，可不是干部是志愿兵……从老同学那儿出来，那女子的表情看着叫人害怕，双手还插在腰里。我问咋啦？她说啥也不咋，脚后跟拴绳子，拉倒吧！我问为啥？她说你瞧你自己吧，说罢扭头便走，高跟鞋敲得地面‘登登’响，把我的心都敲碎了。”

“那另一位呢？”

“另一位是我大嫂牵的线。我去见人家时，人家女子正歪在沙发上看信，头抬都不抬。我无意中扫见那信里有‘亲爱的’字样，就起了疑心，问啥信，没想到人家女